

元青花西沙惊世出水

文\海南日报记者 黄晶

元青花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瓷器品种，它的出现与繁荣打破了宋代单色瓷一统天下的局面，自此开创了彩瓷的先河。

2010年5月，中国水下考古队在西沙群岛永乐环礁调查，惊喜地发现了一处元青花沉船遗址，出水180件珍贵的元青花瓷片，这是中国水下考古22年来首次发现元青花。



此次发现元青花的遗址明显经过盗捞。

时光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元青花开始在世界拍卖界屡屡拔得头筹，一次次创下拍卖新高，也让世人开始重新审视一个大元蒙古统治者时代的青花瓷。

2005年7月12日，伦敦佳士得拍卖现场，一件高27.5cm，直径33cm的元代青花人物图罐——“鬼谷下山图罐”，竟然拍出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若以当天的黄金牌价估算，相当于整整两吨黄金，续写了元青花的不朽神话。

元青花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瓷器品种，它的出现与繁荣打破了宋代单色瓷一统天下的局面，自此开创了彩瓷的先河。

元青花惊世出水

中国国家博物馆孟原召博士介绍，青花瓷在元代并不流行，直至明初还被称为“俗甚”，青花瓷惯有的蓝色并不为大众所接受。

据资料记载，青花瓷并非被元朝皇室所使用，在明清两朝的皇宫收藏中也没有太多元青花的留存，在传统的瓷器收藏记录中也很难找到元青花，相反，元青花旧藏屡屡在海外现身。

2010年5月，中国水下考古队在西沙群岛永乐环礁调查，惊喜地发现了一处元青花沉船遗址，出水180件珍贵的元青花瓷片，这是中国水下考古22年来首次发现元青花。

孟原召回忆，考古队根据渔民提供线索发现该遗址，此遗址明显经渔民盗捞，表面散布圆形和不规则形盗坑，深约0.5-1米左右，为小艇螺旋桨吹打所致，海床翻动较大，表面散落元代德化窑瓷器、景德镇窑卵白釉瓷器和青花残片，及龙泉窑青釉瓷器，遗物分布较密集，采集到的瓷器有青花、青瓷、白瓷、酱釉等，年代有元、明两个时期。

经过多天的重点调查，考古队采集到较多元代青花瓷片、卵白釉瓷片，器形以碗、杯为主，还有瓶、罐、壶等器残片，通过可科学细致的标本整理，考古队认定与元代集宁路等遗址出土元代青花风格特征一致，确认景德镇元青花无疑。

元青花的传奇身世

元代集宁路遗址与南海元青花惊世出水有何关系？

据了解，这个名为集宁路的元代古城遗址位于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巴音塔拉镇土城子村。路，为元代仅次于行省的第二等地方行政区划。

史载，位于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交接地带的集宁路当时为榷场（元朝在边境所设的互市市场），公元十四世纪中期毁于战火，官民逃避战火时窖藏了许多瓷器，因此这个古城的文化层得以完好保存，出土瓷器也较多、较完整。

元代集宁路瓷器窖藏，属于考古发掘出土，具有

西沙出水的元青花，绘画笔法飘逸盎然。



打捞碗石



本版图片由西沙水下考古队提供

明确的地层关系，加之古城时间上的上下限及空间上的具体范围较为清楚，所以元代集宁路遗址出土的瓷器，就为元代瓷器的断代提供了一个准确的界定标尺。

福建晋江市博物馆外销瓷研究人员林青哲认为，元代不过百年，青花瓷器刚刚出现不久，本身数量少，精品少，存世就更少了。加之，元青花长时期被混同于明代早期青花器物之中，未能得到正确的认识与判断，这就给元青花的身世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作为当今无可争议的国宝级文物，元青花在中国曾经长期无可稽、无人所知，而真正让其走进公众视野的却是一个外国人。

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撰文介绍了一件带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云龙象耳瓶；1952年，经美国人波普博士的研究，一大批元瓷从混沌的历史中剥离出来。

大约又过了20年，元大都窖藏遗址、江西丰城凌氏墓和江苏金坛的元明墓，先后出土了带有纪年款的元青花，元青花才开始登上拍卖行、学术界的案头。

中国已故的陶瓷专家冯先铭在《中国陶瓷》一书中披露：“以目前收藏的情形来看，国内收藏的元青花，质量和数量逊于国外。”

近几年来，从海外发现的元青花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过了国内的事实，可以看出元朝的统治者更重视元青花的外销。

谜一般的元青花

仔细观察这批刚刚出水的景德镇元青花，不论是碗底的“寿”字纹，还是多变的火焰纹，再就是那些轻轻点点的折枝花卉，绘画笔法飘逸盎然，往往一笔点化，有一种剑走偏锋的美感，又不失丝丝婉柔。

如今，人们每每谈起元青花，依然充满了传奇与梦幻的色彩，谜一般的元青花就这样被人们细细品味着……

在这180件元青花瓷片中，有一件“双流”残片，如果可以复原，那将是一件精美的双流壶，而“双流”，带有非常明显的地域色彩，深得元代蒙古贵族所好。

元代的中国，第一次由少数民族——蒙古族统治，蒙古族尚蓝、白，故兼有这两种颜色的瓷器在元代迅速繁荣，蒙古族习惯于迁徙生活方式，故元青花有大量便于携带的造型，他们饮食豪放，元青花的碗盘往往形体巨大。

元青花大量外销，其色彩符合蒙古族、伊斯兰和汉族共同的审美需求，器型受到了装烧工艺和出口地实用需要的影响，其分层、满密的装饰风格也同样受到了中东地区国家民族的喜爱。

元青花的窑口、元青花的工艺、元青花的外销……还有太多太多元青花的谜题需要人们破解，但无论如何，元青花瓷器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新颖精湛的工艺，成为中国陶瓷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分水岭。

碗石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为何会有大片铜钱散落，精美的石雕又将运往何方？

3000 文物见证 丝路艰险和繁华

文\海南日报记者 黄晶

2010年4月至5月，中国水下考古队再次远航西沙，用采集到的3000件文物标本，向众人讲述“千里长沙，万里海塘”的千年跨越……

3000年西沙水下文物，流落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至北宋，下至晚清，不仅有久负盛名的中国外销瓷，更有多个类型的神秘船货……

丝路之艰险

文博圈里的人，常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丝路”，取意悠扬，仿佛蒙上一层神秘的蓝色光芒，抑或是吹来一缕凉爽的海风。

可是，在航海技术欠发达的古代，航海者未必有雅致欣赏脚下的“丝路”，而是满载谋生的船货，期冀顺利完成贸易交换，早日回到温暖的家。然而，海上并非风平浪静，黑暗、饥渴、暗礁……一不留神就会葬送“丝路行者”的生命。

中国水下考古队执行队长赵嘉斌说，本次西沙调查仅在北礁礁盘附近，就发现了3处碗石遗物点，每处有3-4块碗石，均呈长条形，大小、长短不一，特色鲜明，是我们研究古代航海技术的重要资料。

碗石的发现意味着什么？当年曾有商船在此停泊，古人使用木质锚，在锚绳上系碗石以作固定之用，然而，为何弃碗石呢？我们不想继续推理，因为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很可能船遇不测。

丝路之繁华

“丝路”之艰险，可谓众人皆知……古往今来，“丝路”上的贸易并未因此消沉，反而愈加繁荣。

“皇宋通宝”、“熙宁元宝”、“熙宁重宝”、“元丰通宝”、“崇宁重宝”、“元祐通宝”、“天圣元宝”、“洪武通宝”、“永乐通宝”……不止一处的铜钱遗物点，证明了当年海上贸易的繁荣。

顺着铜钱散落的痕迹，仔细搜寻，发现了各种类型的瓷器，它们中有的明显带有异域色彩，显示了中国古代制瓷业已经跨出国门，开展加工订货贸易，成为世界的瓷都。

赵嘉斌说，从北宋晚期广东潮州笔架山瓷器窑址，再到清代中晚期福建一带瓷器窑址，其典型器物都在西沙水下文物遗存中屡次发现，瓶瓶罐罐，碗碗碟碟，出于瓷器本身稳定的物理化学特质，它们都被完成的保留下来，镌刻下难以磨灭的时代气息。

丝路之谜题

“丝路”有太多太多待解谜题，“丝路”本身就是一部书，一部记录中华海上文明的巨著。

“丝路”航线、航海技术、外销商品、贸易方式……只要用心，人们都能从这部中华海上文明的巨著中找到满意的答案。

赵嘉斌介绍，此次调查发现的几处清代中晚期沉船遗址，均有大量形制多样的石质建筑构件，有石条、石柱、石板、拱形开孔石板、石雕、石狮子等，部分柱头还雕人物类石刻。

这些石构件分布相对较为集中，大多数落于礁盘外侧的海沟内，为什么会有如此集中的石构件出现，它们究竟运往何地，为什么不能就地取材，反而要长途海运……

这些谜题让人们们对“丝路”的探索充满了期待吧。



2005年7月12日，元青花“鬼谷下山图罐”拍出1568.8万英镑（约合2.3亿元人民币）的成交价，以当天的黄金牌价估算，相当于两吨黄金。